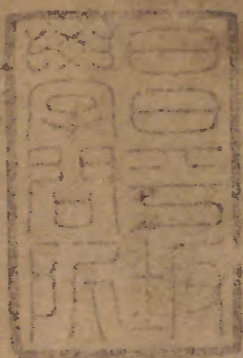


北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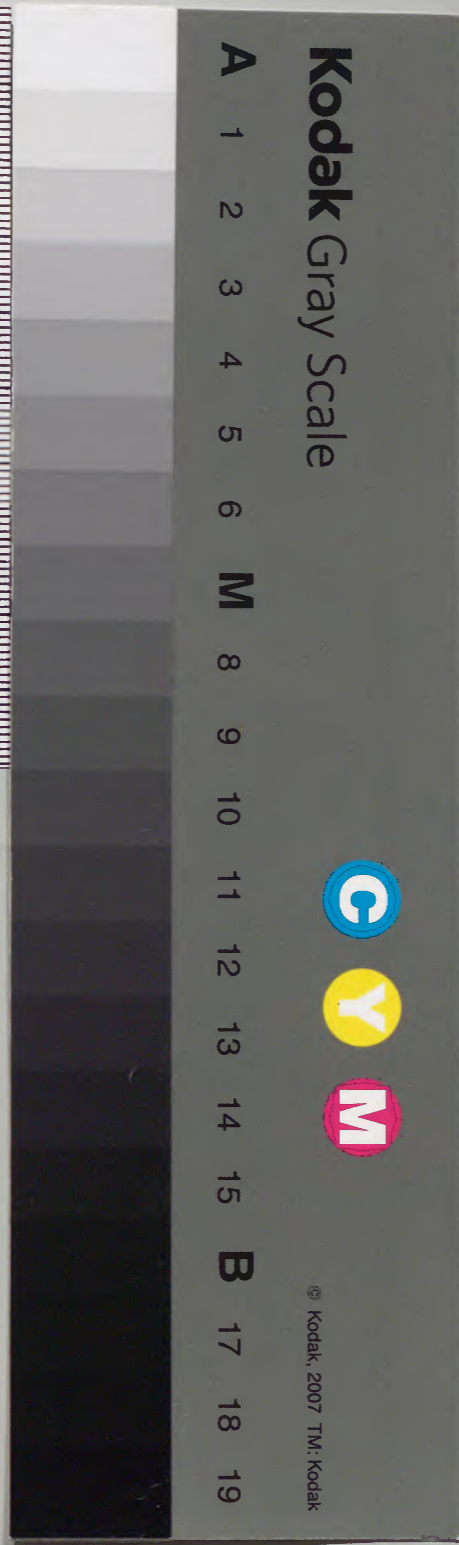
傳十三之八



		五〇	漢
		四四	書
		三七	門
八	九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内
三〇		五〇	漢
函		四七	書
一		八七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47
冊數	8(4)
函號	320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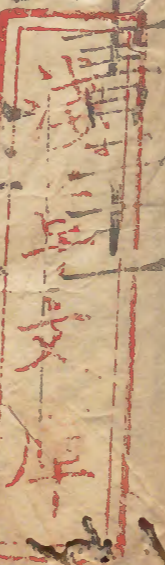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傳第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子真



高乾 弟昂 弟秀 弟式

封隆之 子子繪

高乾字乾言 勃海蓆人 也父真字次同 家俠

風神為州里所宗 敬孝 日末葛葛榮作亂 於燕

朝廷以冀山東 高家右 豎

幾賊徒愈 益冀部 率人

置冀州 以冀為刺史

北齊書 卷之三十一 文庫

神賦身以射獵自娛必不死乾乾之陽帝命
下李書爾不徒當其地不在外其帝以乾為金
宗光祿大夫河光大使 招集舞閣為衣衣衣形
援乾垂涕奉詔弟高 發劍起舞請以死自効然
而朱先入洛日哥遣其 三軍孫白鶻百餘騎至
冀州乾曰普徵民馬以待乾兄弟送馬因攻之
乾既宿有奏復之心而白鶻忽至知將見圍乃
元機定策潛勤壯士龍衣據州城傳檄州郡教白
刺吏元仲宗推封隆之權行州事為莊嚴
三軍編素乾昇壇誓眾辭氣激揚涕淚
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
共為影嚮俄而靈助被殺屬高祖出山甫揚聲
來討無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吾聞尚晉州
雄略蓋世其志不屈人下且尔朱無道劫主虐
民正是英雄效義之會也今日之來必一深計
吾當輕馬奉迎安參意旨諸君但勿一愛懼聽
我一行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謂乾既曉達時
機閑習世事言辭慷慨雅合深旨高祖大加賞

重仍同張寢宿時高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跡未
見尔朱羽生為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
兵逼其城令乾率眾為往救之軋遂輕騎入見
羽生與心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搗之遂平
殷州又六定策推立中興拜乾侍中司先先是
信都苻初軍國權輿乾遭喪不得終制及武帝
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滿但詔聽
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邑一千戶乾雖
求退不謂信見從許既去內侍朝廷深所關知

居常快怵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為已用會
華林園地罷能獨留乾謂之曰司空亦世忠良今
日復建碁劫知也雖不官半武同刑第宜
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遠之義對曰臣世奉
朝廷遇祚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此
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武帝使有異
圖遂不用辭而不啓高祖及武帝置且部曲乾乃
私謂所親百王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群盜數遣
元休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

智拔勝也。荆州刺史外不踈忌，實欲樹黨。高祖

兄弟相新，莫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

密啓高祖，言高祖召乾詣荆州面論時事，乾因獻

高祖以受魏禪，高祖以此掩之，曰：勿言。今

啓司空，以為侍中門下之事，以相委。高祖屢

啓詔書，竟不施行。乾以頭請不遂，知變難起，密

啓高祖，小為徐州乃徐州刺史，亦督三徐諸軍。

事開府，成同三司。徐州刺史指期將發，而帝知

乾泄漏前事，乃詔高祖云：曾與乾、邕私有盟約。

今以反覆兩端，高祖便取乾，刑後數放，論時事。

者遣使封送武帝，市中召乾，邕示之禁於門下省。

對高祖使人責乾前，後之失，乾曰：臣以身奉國。

義盡忠貞，陛下既立異圖，而乃云臣反覆，以匹

夫加諸尚或難免，況天子推惡，復何逃？命欲加

之罪，其無辭乎？功去身危，自宜然也。若死而有

知，庶無負壯帝。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臨死，神

色不變。見者莫不歎惜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

刑，謂乾曰：願有言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分隸

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可
識亦恐業傾如破夫欲何言後高祖討斛斯
椿等及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之策豈
今日之舉也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
瀛幽齊徐青光亮十州軍事太師錄尚書事與
州刺史謚曰文昭長子繼龍襲祖洛城縣侯令
弟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
其兄弟志尚不同偏為父所愛魏中興初除滄
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太昌初遷光州刺史
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賊怙以
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為武嚴酷又縱左右
吏民苦之乾死密棄州將歸至武市而王曰
州斷其歸路慎聞行至首陽同祖以為大行臺
左丞轉宣書省官無所迴避時咸畏懼之
旗之始安州民恃其邊險不賓王化遂以慎為
行臺將軍射率眾討平之天平末拜侍中加開府
元象二年為光州刺史尋徵為御史中尉選用
御史大夫親戚鄉閭不稱朝臣世宗奏令改選

為慎 前妻中郎中崔暹妹為慎所棄暹時為
世宗女任慎謂其構己性既狷急積懷憤恨因
是卒有紕劫多所縱舍高祖嫌責之彌不自安
出為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
高祖文帝率眾東出高祖破之於邙山慎妻子將
其家於路盡舍為之高祖以其勲家啓慎一房配
祿而已

山字款曹乾 弟三弟幼雅時便有壯氣長而倣
之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為人為水

師令撫持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
橫行天下自取言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
也與兄乾數為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
家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逆父翼常謂人曰
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且為州家也建義
初兄弟共舉兵旣而奉旨散眾仍除通直散騎
侍郎封武縣伯已五百戶乾解官歸與昂俱
在鄉里陰養壯士亦榮聞而惡之密令刺史
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洛昂昂

自隨於戰牛雲既而榮死魏主帝即引見
勉之時尔朱世隆還這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
麾處分昂既免纒纒被甲橫戈志凌勅敵乃與
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
莫不壯之即除直閣將軍賜帛千匹昂以寇難
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選本鄉招集部曲仍除
通古郎常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
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殷州刺
史尔朱羽生潛軍不龍水壘至城下昂不暇擐甲

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後廢帝立
除使持節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
衆從高祖破尔朱兆於廣阿及平鄴別率所部
領勅命破入隨高祖討尔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
人部曲三統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
曰高祖嘗以行漢兒恐不濟事公言討鮮卑兵
千餘人共相率進於意如何昂對曰教書所將
部曲雖言已入前後戰鬪不滅鮮卑今若雜之
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

煩更記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軍小却追等
方乘之高嶽尋旬奴等以五百騎奮其前擊
致收歎卒歸其後言其妻秦氏以千騎自其國出
損擊北軍北衆由是六散曰是日微言等上高祖幾
殆六曰初始之吳州尋加侍中開府進封爲侯
邑七百戶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歸於
高祖及斛斯椿舉兵起高祖南討令昂爲前驅武
帝西遁昂率五百騎倍道而行至於崤陔不及
而還尋行豫州刺史仍討三荆諸州不附者並
平之天平初昂侍中司空昂以兄乾並死於
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時高祖方有事關隴以
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山道峻隘已爲
寇所守險阻轉關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攻剋
二洛獲西魏洛州刺史袁公弁將帥數十人會
宴袁公弁列及三不班語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
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
不見季子文德刺文昂高祖聞之即馳驛啓季武
爲濟州刺史文昂還復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

都督吳行臺景帝洛兵於武平御史中尉劉貴
時亦率眾在北齊州雖昂小有忿事昂怒鳴鼓
會兵而攻之候景與吳州刺史方侯受洛干救
解乃止其後氣凌物如此于時鮮卑共輕中華
朝士唯懼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
昂若在列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掌門者不聽昂
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責元象元年進封京
北郡公邑二千戶中侯景等同攻獨孤如願於
金墉城周武帝命收之戰於印陰昂所部失

利左右分散置馬東山欲趣河梁木南城門

得入遂為西軍所害時年四十八贈使持節侍中

都督吳州刺史

尉公銀尚書事吳州刺史入諡忠宣子突騎驍早

卒世宗復召昂諸子悉然昂第三子道豁嗣皇

建初道豁昂承昂道豁承昂承昂承昂承昂承昂

三司八月授儀曹中郎監三司卒於黃州刺史

昂武字子通號第四弟也亦有膽氣中興初

拜鎮遠將軍正員外郎是衛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三加鼓請當侍領三衣都統六言初除尚食
與御天平中出為濟州刺史山東舊賊劉盤陀更
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齊充言徐四州急
之歷政不能討李式至皆破滅之遂有濮陽民
杜靈椿等攻城剽野聚眾將萬人李式遣騎三
百一戰擒之又陽平路文徒黨緒顯等立營
撫為亂李式討平之又有群賊破南河郡李式
遣兵臨之應時斬戮自茲以後遠近清晏李式
兄弟貴戚並有勲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

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 凡追督賊盜多致捷
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既不奉
命又不侵境而有何急遣私軍遠戰萬一脫
豈不招罪乎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
義同安危山崩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言軍卒
不能來又不與外州有救未出師之間破之必矣
真尚神速何得後機若以獲罪吾亦無恨元象
辛酉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御示之陣於城北
師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自尾不絕人情

勢大害云云不可將腹心二曰騎奔梁統得避禍
不矢富貴何為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
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云去不義若
汪錫之語當田其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是
役也司徒歿焉人為散騎常侍興和中行晉州
事解州仍鎮永安高慎以武卒叛遣信報季
式季式得書驚懼即狼狽奔告高祖高祖詔其
至誠待之如舊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

時世宗先為此任落以迴 都督從清

岳破蕭明於寒山敗侯景於渦陽還除衛尉
卿復為都督從清河公攻王思政於潁州拔之
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葉氏縣子仍
為都督隨司徒潘樂征討江淮之間為私使舉
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嘗尋而赦之四年
夏發疽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使持節都督滄冀
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
季式家率好酒又恃舉家動輒不拘檢節與光

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欵在濟州夜飲憶元忠
 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
 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
 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婿勢盛當
 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曰日重門
 並閉關籬不通消難因請云我黃門郎天子
 待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即家君必
 當大恠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
 不免護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

恠以地勢多我邪高季式死自六月處初不畏

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
 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為我痛飲命左右
 索車輪括消難頸入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
 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乃俱脫卓
 轡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竟知所在內外
 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
 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畢令朝士與季
 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謀集其被傷遺此書其

兄子永樂次兄子延伯謙和厚有長者稱俱從
 習舉義永樂官至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冀州大
 中正出為博陵太守以民事不濟自殺贈使持
 節督滄冀二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子
 長命本自賤出年二十餘始被收舉猛暴好殺
 然亦果於戰鬪初於大夏門拒尔朱世隆以功
 累遷左光祿大夫高祖遥授長命雍州刺史封
 沮陽鄉男一百戶尋進封隰陵縣伯增二百戶
 武定中隨儀同劉勳討侯景名而景所殺贈冀州

刺史延伯歷中取大夫安州刺史封萬年縣公
 三二白戶大保初征西將軍進爵為子卒贈
 太府少卿自昂初以豪俠立名為之羽翬者呼
 延族劉青珍劉三以狄東方老劉士榮成王韓願
 生劉桃林隨其建義武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
 孟仕官顯達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
 好弓馬卒性豪爽以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
 孟和亦聚眾附三兄弟昂遂應之及靈助敗昂
 乃據冀州孟和為其致力命高祖表孟和冀州以

孟和為都督中興初孟和宣帝信二年除安東
將軍尋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以長義勳賜爵
長壽縣伯天二年孟和將軍上孟和夫人罷都除大
丞相司馬武定元年坐事死叔三二二八
平昌人和謹題有西三葉雲云

永安中加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兄海寶少輕俠
然為州里所愛昂之起義也海寶率鄉閭龍襄滄
海以應昂昂以海寶權行滄州事前范陽太守

歸於昂中興高祖除前將軍廷尉少卿大昌初
加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二年卒贈使持節儀同定州刺史老
字安德南人家世寒微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少

鹿鹿無賴結輕險之徒以為一鄉里患之魏

末兵起遂與昂為部曲義旗建竹從征討以軍

幼除殿中將軍平遠將軍

除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

為二郡出入數年竟獲群蠻又降西敵三於攻

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四人皆之顯桓
受禮別封陽平縣伯遷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
等渡江戰沒希光教海鹽人也父紹魏長廣太
守希光隋高乾起義信都中興初除交南將軍
安德郡守後為世祖開府長史武定末從高歡
平滎川封義寧縣開國侯歷頻梁南兗三州刺
史天保中揚州刺史與蕭軌等渡江戰沒贈開
府儀同三司西兗州刺史子子令尚書外兵郎
中武平末通直常侍隋開皇中卒於揚州刺史

希光族弟子真與我旗之功官至吏部郎中後
為兗州刺史坐貪暴為世宗所殺顯祖責陳武
廢蕭肅明命儀同蕭肅執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
都兵步騎數萬伐之以七年三月渡江襲表趙石
頭城五將名位相次行英起以侍中為軍司蕭肅執
與希光並為都督首軍中抗禮下相服御鼓說謀
略勳必乖張顯祖丹陽城下值霖雨五日餘日
及戰兵器盡一不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
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沒以器於燕軍資不可勝紀

軌王敬鑒其事行中關其德裴甚起河宗不允元
晉末渡淮寓居江南之壽陽縣相字年隨薛安
都入魏官至趙郡守父約勃海相字公起魏惠濟
稽好劇談不拘儀檢任魏至定州長史世宗引
為大書左丞天保中郎官尚書及侍中及薛
贈開府尚書左僕射

封隆之 子祖裔 召皮勃海諸人也父回魏司

空隆之 性寬和有度量弱冠州郡主簿起家奉

朝請領 召皮勃海諸人也父回魏司

昌中道人法慶作亂異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

遣大都督元遙及隆之擒獲法慶賜爵武城子

俄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時青齊二州士民反

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即降款永安中除撫軍府

長史尔朱兆等屯據晉陽魏朝以河內要衝除

隆之龍驤將軍河內太守尋加持節後將軍假

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尔朱兆入洛

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

節東歸圖為義舉時高乾告隆之曰尔朱暴逆

禍加至尊弟與兄弟並荷先帝殊常之眷豈可
不出身為主以報讎恥乎隆之對曰國恥家怨
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等定計
夜襲州城尅之乾等以隆之素為鄉里所信乃
推為刺史隆之盡心慰撫人情感悅尋高祖自
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奉迎於滏口高祖甚
嘉之既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議曰逆
胡尔朱兆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
捐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時也欲與諸君剪
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對曰尔朱暴虐天亡斯
至神怒民怨衆叛親離雖握重兵其彊易弱而
大王乃心王室首唱義旗天下之人孰不歸仰
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尔朱兆等軍於廣阿十月高祖與戰大破之乃
遣隆之持節為北道大使高祖將擊尔朱兆等
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尔朱兆等走隆之行冀
州事仍領降俘三萬餘人分置諸州尋徵為
侍中時高祖自洛還師於鄴隆之將赴都因過

謁見啟高祖曰斛斯椿賀拔勝賈頭等往事
尔朱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同建忍之天
志欲無限又此列延慶侯念賢比日在京師王授
以名位此等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
侍中昨言實是深慮尋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戶
進位儀同三司于時朝議以尔朱榮佐命前朝
宜配合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殺
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饗考古論吟未見其
義從之詔隆之叅議麟趾閣以定新制又贈其

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
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為斛
斯椿等構之於魏帝逃歸鄉里高祖知其被誣
召赴晉陽魏帝尋以本官徵之隆之固辭不赴
仍以隆之行并州刺史魏清河王曹為大司馬
長史天平初復入為侍中預遷都之議魏靜帝
詔為侍講除吏部尚書加侍中以本官行冀州
事陽平民路紹遵聚衆反自號行臺破定州博
陵郡虜太守高永樂南侵冀州隆之令所部長

樂太守高景等擊破之生擒紹遵送於晉陽元
象初除冀州刺史尋加開府時初召募勇果都
督字八高法雄封子元等不願遠戍聚衆爲亂
隆之率州軍破平之興和元年復徵爲侍中隆
之素得鄉里人情頻爲本州留心撫字吏民追
思立碑頌德轉行梁州事又行濟州事徵拜尚
書右僕射武定初止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
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爲內應輕薄之徒
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出宗密

書與隆之云仲密枝當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
累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惡旨既行理無追改今
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處大乃啓高
祖事遂得傳隆之自義旗始建首參經略奇謀
妙筭密以啓西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高祖嘉其
忠謹每多從之復以本官行濟州事轉齊州刺
史武定三年卒宣年六十一詔遣主書監神貴
就弔賻物五百段贈使持節都督百濟瀛二州諸
軍事驍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司馬侯公高祖以隆

之勳舊造祭不盡復啓聘使持節都督冀瀛滄
齊濟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公而餘如故謚曰
宣懿高祖後至吳州境次於交口所追憶隆之顧
謂冀州行事司馬子如曰封公廷恩德履仁體通
性遠自出納罕國垂二十年矣國難虞始終如
一以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之何期報善無
徵奄徒物公言念之心賢良可痛繼口為之流涕令
參軍宋仲基以太牢就祭焉長子卓亡弟二子
子繪嗣子洽子仲藻子隆性知理有器局釋

在祕書郎中尔朱兆之害魏莊帝也與父防

舉義信都奉使詣高祖至信都乃署開府主簿

與書記中興元年轉大丞相主簿加伏波將軍

軍從高祖征尔朱兆及平中山軍還除通吉且常

侍立將軍領中書舍人母憂解職尋復本任太

昌中從高祖定并汾肆數州平尔朱兆及山胡

等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武帝末益州

椿等任倖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懼難禁歸鄉里

子繪亦棄官俱還孝靜初兼給事黃門侍郎與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回人

之陸武帝曾遣甘

徐度等立輕舟從

柵歷東關入巢州經龍臺合州

一由潛寇城下子以續率將士格戰陳人全退九

年轉鄭州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緩撫歷宰

州郡所在安之徵爲司徒左長史行魏軍事乾

明初轉大司農尋止除魏尹自王建中加驃騎大

將軍大寧二年遷都官尚書高歸彥在位召子

繪入見昭陽殿帝親詔子繪曰巢州密屬一京甸

歸立教書凶悖一勅大司馬平涼王段孝先摠

興和初自郡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武定元年

高仲密以武牢西叛周文帝擁衆東侵高祖於

邙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或諫不可窮兵

極武者高祖總命群僚議其進止子繪言曰我

帥才非人雄偷竊名號遂敢驅率亡叛逆死伊

瀍天道禍淫一朝瓦解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

喪混一車言上老今日天與不取反得其咎時

難過而易失昔魏祖之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

蜀失在遲疑悔無及已伏願大王不以爲疑高

祖深然之也。以時既歲暑方為，後圖遂命班師。
三年父喪去職四年，高祖西討起為大都督領
冀州兵起塞外。高祖自滄口西趣晉州會大軍
於王屋，復以于給為大行臺吏部郎中及高祖
病篤，師還，陽入內室，面受密旨，命山東
安撫州都高祖崩，秘未發喪。世宗以于給為高
海太守，令馳驛赴任。世宗親執其手曰：「誠知此
郡未允勳望，但時事未安，須卿鎮撫。且衣錦書
五人於費，口加經略，經海隅，不勞學，習常。」

重兵乘機電發，司空東安王婁處督率諸軍
絡繹繼進，知世載名德，因洽彼州故遣參贊軍
事，隨便慰撫。宣善加謀略，以稱所寄，即以其日
馳傳赴宣，于繪祖父世為本州百姓素所歸附。
既至，城諭以禍福，民又感歎，日夜相繼，賊中
動靜，小大必知。賊平，仍勅于繪權行州事，尋徵
還勅，與群官議定，律令，加儀同三司。後突厥入
逼晉陽，詔于繪行懷州，乘駝之任，還為七兵
高書轉祠部尚書。河清二年，暴疾卒，年五十。

世祖深歎惜之贈使持節一瀛吳二州宣惠公吳州
刺史開府儀同尚書不備
武平末通直常侍子綸
守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微侵略淮南子繡城陷
被送揚州齊亡後逃歸隋開皇初終於通州刺
史子繡外兒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安遠子
繡兄之婿也為瀛州刺史子繡在勃海定遠過
之對妻及諸女謙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
集衆將攻之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

遠免冠拜謝乃釋之隆之弟延之字祖業少
明辨有世用起家員外郎中興初除中堅將
軍高祖以為大行臺左光祿大夫封郡城縣子
行勃海郡事以都督從婁昭討樊子鵠事平除
青州刺史延之好財利在州多所受納後行臺
州事高祖沙苑失利還延之棄州去高祖大
怒同罪人皆死以隆之故獨得免興和二三年卒
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襄毅瀛三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吳州刺史謚曰

文恭子孝纂嗣隆之弟子孝琬字季清父祖書
魏冀州平北府長史以隆之佐命之功贈雍州
刺史殿中尚書孝琬七歲而孤獨為隆之所鞠
養慈愛甚篤年十六本州辟主簿魏永熙二年
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三年釋褐開府參
軍事天平中輕車將軍司徒主簿武定中為顯
祖開府主簿遷從事中郎將領東宮洗馬天保
二年卒時年三十六帝聞而歎惜焉贈左將軍
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

劭亡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
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
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亦琬弟孝琰字士光
少脩飾學尚有風儀年十六辟州主簿釋褐祕
書郎天保元年為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
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
太子舍人乾明初為中書舍人皇建初司空掾
祕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已發道途遙授中
書侍郎還坐事除名天統三年除并省吏部郎

中南陽王友赴晉陽與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北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話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百餘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致於死還京在集書

省上下從是沉廢士開死後為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朝通好趙彥深表之詔以為聘周使副祖瑛輔政又奏令入文林館撰御覽見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於談說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嘗謂祖瑛云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左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憂獻者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乞為沙門統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

常憾焉因有僧尼以他事訴競者辭引曼壓
今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納貨賄致於極法因
搜索其家大獲珍異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
仍令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因遇漸高
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
季舒等以正諫同死時年五十一子開府行參
軍君確君靜等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蒼下
蠶室南安之敗君確二人皆坐死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爲晉而起

河以將致勤王之血中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
既魁本藩成其誦味德異夫韓馥懼袁紹之威
然謝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旆用時本
圖高祖因之遂成朝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
物轉陵之下風飛雷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兩
巴得以非穎川元從豈曾沛故人腹心之寄有
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若
此子繪才幹可稱古仁何堂構奕世載德斯爲
美焉

贊曰烈烈文昭雄圖斯契灼灼忠武英資冠世
門下之酷進退惟人出更河之濱蹈義亡身封公
矯矯共濟時屯比承明德暉光日新

列傳第十三

北齊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四

北齊書二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李元忠趙郡栢人也曾祖靈衛定州刺史鉅
鹿公祖恢鎮西將軍父顯甫安州刺史元忠少
厲志操居喪以孝聞龍文身中棘子魏清河王暉
為司空辟為主書之掌筆遷太尉復落為長沙參

軍機後為太傅尋被詔為營明堂大都督又
引為主簿元忠經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等
素好射博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
安樂王鑒請為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
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
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
瘡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
每其免責知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盜賊蜂
起青可有五石口人西成邊地無所不備郡以路梗共

投元忠奉公絹千匹元忠唯取一匹殺五年以食
之遺奴為導守曰若逢賊但追李元忠遣送奴如
其言賊皆捨避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
酒無政績直洛陽傾覆莊帝憂請元忠喜言還
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眾東出便自往奉迎乘
露車載素等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備
陳議款深見嘉納時刺史介朱羽生阻兵據州
元忠先乘眾於西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
令行殺州事中與初除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

轉太常卿兼州大中正後以從元帝三十年長以中
正讓之尋加征南將軍武帝將崩后曰高祖之
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娉於晉陽高
祖每於宴席論敘舊事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
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
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荅曰建義處不慮無
止豈如此老公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
遇所以不去因捋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
雅意深相嘉重馬倒被傷當時殞絕久而方禱
祖親自撫視其年封晉陽縣伯邑五百戶

微譴失官時朝廷雖欲義旗多見猜阻謝斯
藉等以元忠淡於榮利不以世事經懷故不
在嫌嫉之地尋兼中書令天平初復爲太常後
加驃騎將軍四年除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
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俟秋徵收被議
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
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一弊遂出十五萬石以
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與和末拜侍中

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
娛入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舉
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乃壘鼓
遊里閭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
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
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昭兩凡以養餘年武定
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社酒一盤世宗報以
一東兼貴直書曰義同立亞公口鈺識懷貞素出

潘人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石上

輕財重義奉時愛已故也父相嘉尚嗟詠無極
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服戴聊用
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
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壘庭室蕪
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
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
忠受而散之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
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襄

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
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
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
照先人終致貴達與子播嗣擢字德沉少聰敏
有才藝喜博奕之屬多所通解曾采諸聲別
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行
參軍累遷河內太守百姓安之入為尚書僕書
郎天保八年卒元忠族弟審字希言
魏人也
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父恆

循史河內太守贈青州刺史密少有節操屬
朱兆殺逆乃陰結豪右與勃海高昂為報復之
計屬高祖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遙授并州刺
史封容城縣侯邑四百戶朱兆至廣阿高祖
令密募殷定二州兵五千人鎮黃沙并陘二道
及北華陵敗之
晉陽隨軍立兆高祖乃以薛循
義行并州事授為建州刺史又除襄州刺史在
州十餘年甚得
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
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侯景外叛誘密執之

授以官爵景敗歸朝廷以密從景非元心不
之罪也天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
侯卒贈殿中尚書濟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
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
曉針藥母疾得除告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
醫術知名魏末行護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
司空長史太寧武平中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
光祿大夫齊亡後卒之道謙武平中侍御史道
兼弟道貞南齊司馬為道賊并果所殺贈比

刺史元忠宗 八啟字廣憐形也魁傑異

年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豪
以為徒侶孝昌中天下兵起愍潛居私室
山觀候時變賊誣鮮于循禮毛普賢作亂詔遣
大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愍名召兼帳內統
軍軍遂呼臨賊來逆戰稚軍為賊所敗愍立
家穴樂之元暉金為其道人行臺至鄴以賊與
寇未得前遣使徵愍表授武騎常侍復節制將
鎮冀城東郭甚榮榮之國信都餘黨南抄陽

先嘗為賊有變命愨為前驅別討之頗有功後
及鑿謀逆愨乃詐患暴風臨盆信之因此得免未
幾入都督源子邕屯安陽入都督裴衍屯鄴城
西討幽金愨棄家口奔子邕仍被徵赴洛除奉章
都尉持節鎮汴河別將汴河在鄴之西北重山
之中并相一州之境以葛榮南逼故用愨鎮之
未遣其叔樂陵王葛長率精騎一萬擊愨愨處
險拒戰甚長不得前尔朱榮至東關愨乃見榮榮

次公既勢重愨別道向襄國龍城置軍州刺史

田估軍敗未至襄國已擒葛榮即表授愨建忠
將軍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為
易陽郡以愨為太守賜爵襄國侯未安未假平
北將軍持節當郡大都督遷樂平太守未之郡
洛京傾覆愨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
史劉靈助及高昇口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
義舉助敗愨遂入西門高祖建義以書招愨愨
奉書擁眾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
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

尚書西南道行臺肅都督令愍率本衆西還舊
鎮高祖親送之愍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爲壘徵
糧集兵以爲聲勢介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
廣阿愍統其本衆屯故城以備介朱兆相州既
平命愍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復屯故
城介朱兆等將至高祖徵愍參守鄴城太昌初
除太府卿後出爲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
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絕前後刺史比皆從間道
始得達州愍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北陽

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即立郵
亭蠻左大服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
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二萬兼發邊蠻圍逼下澁
戍愍躬自討擊破之詔加車騎將軍愍於州內
開立陂渠溉稻千餘頃公私賴之轉行東荊州
仍除驃騎將軍東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加散
騎常侍天平二年卒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儀
同定州刺史元忠族叔晷遺少雄武有膽力好
結聚亡命共爲劫盜鄉里每患之末安末其兒

南鉅鹿太守無為以贓罪為御史糾劾禁於州
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
無為而出之州軍追討立凡不能制由是以俠聞
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
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
軍俱會擒刺史尔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
平縣公邑八百戶尔朱兆來伐又力戰有功除
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進爵昌平郡
公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為潁州

刺史未幾為前潁川太守二洪威所襲殺贈行
中殷滄二州軍事大將軍四府殷州刺史子伽
林襲

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為北州冠族父敞
出後伯假文偉少孤有志志頗涉經史篤於交
遊少為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
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文裴雋按舊
迹脩營元陂溉田萬餘頃三賴其利脩立之功
多以委文偉文偉既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

貧儉因此置富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時行臺
常景啓留爲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
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爲鄉里所
歸尋爲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苟榮榮敗歸
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
相抗乃以文偉行范陽郡重丁防守二年與士卒
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莫不人人感說介
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縣
二百戶除范陽太守涇州乃留鎮范陽及

誅文偉知深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深失
據遂赴中山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
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事自率兵赴
定州爲介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棄州走還本
郡仍與高乾邑兄弟共相影響屬言曰祖至信都
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陳誠高祖嘉納之中興初
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時安州未宮兵仍居帥任
行幽州事加鎮軍正刺史時安州刺史盧曹亦
從靈助舉兵助敗因據幽州降介介兆兆仍以

為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州即於郡所為
州治太昌初遷安州刺史累加散騎常侍天平
末高祖以文偉行東雍州事轉行吉州事文偉
性輕財愛賓客善於撫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
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資
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饋不絕興和
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
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

曰孝成子恭道生昱良頗有文學州辟主簿李

崇北征以為開府墨曹參軍自文偉據定州
經寇難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尚書郭秀素與
恭道交款及任事每稱薦之高祖亦聞其名二
平初特除龍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
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
史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
術學文章華靡為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至祖
勳嘗宴士顯祖使小黃門敕祖勳母曰如茹既
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為表詢

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相立於

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

觀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

大夏初成應聲答曰主得燕鳥雀相賀天保末以

職入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悒遂毀

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揚悒悒曰故舊皆有所廢

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

後所作築長城賦甘略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

可新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麻非麻綠固而殖但

便上步而有一芒余亦何辭問於荆棘邢深

戲曰卿少年才學富感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

善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愧色見文人大為嘉

在諸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時或有口辯好臧

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

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彦師仁

惠與文宗邠延也邢邵盛譽言思遠以詢祖為

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翬

冲天者剪其翅翻謗毀曰三季論言薄其為人

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詞祖有規檢稱衛
思道無冰稜文舉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
室卒官有文集十卷皆致遺逸嘗為趙郡王妃
鄭氏制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伉儷盡
寰中其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
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空泰道第懷
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以守范陽勲出身為
外散騎侍郎文偉遣奉啓詣高祖中興初加平
將軍光祿大夫元象初行臺薛叔表行平

事徵赴霸府興和中行汾州事懷道家預義舉
高祖親待之出為烏蘇鎮都督卒官懷道弟
宗道性鹿率重任俠歷堂言郎通直散騎常侍
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
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箏疾女妓云子甚纖素
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
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
督元波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書門士酒醉
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道遂令洗之於水後坐

酷濫除名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瑩魏下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邊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與吾門在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那以勇為本部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作亂又以勇為燕王義旗之起也盧文偉召之不應尔朱滅後乃赴晉陽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鄉租輸皆令載實違老治罪令勇與其事琅邪公主虛餽千餘車勇繩劾之公主訴於太祖而勇守法不屈太祖

謂郭秀曰盧勇慄慄有不可犯之色且具公直大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遷汝北大守行陝州事轉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幟旗於樹頭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驅馬三百匹通夜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高祖令勇行廣州事以功授

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韓木蘭陳忻
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高祖賜勇書
曰吾委卿揚州唯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矣但
依朝廷所委表啓宜傳卿之妻子任在州住當
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年三十
二勇有馬五百匹造甲仗六車遺啓盡獻之
朝廷賜物之外別賜布絹四千匹贈司空冀州
刺史諡曰武貞侯

宗殷州別駕義 沐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解社

濟州征東府功 官參軍累加龍驤將軍我旗初

歸高祖於信都 以為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

南將軍鴻臚少 卿義深見余朱兆兵盛遂之叛高

祖奔之兆平高祖恕其罪以為大丞相府記室

參軍官遷左光祿大夫相府司馬所經繼職轉

并州長史時刺史可朱渾道元不親細務民事

多委義深甚濟機速復為大丞相司馬武定中

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保初在鄭州

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保初在鄭州

事轉行梁州事尋除散騎常侍為陽 見太守

設業告口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 口未竟

三年遇疾卒於禁所年五十七子駒餘 口才辯

尚書郎鄴縣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騎常 侍聘陳

為陳人所稱後為壽陽道行臺左丞 王琳等

同治周末逃歸開皇初永立太守卒於 岷州長

史子正藻明故 有才干武平末儀同開 府行參

軍判集書省 事以父駒餘沒陳正藻便 謝病解

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 監臨縣令卒於

宜州長史駒餘弟文師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

深兄弟七人多有學尚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

名第六弟稚廉別有傳義深族弟神威曾祖駿

魏中書侍郎神威幼有風裁傳其家業崇禮學粗

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古卷魏武之

末尚書左丞天保初卒信州刺史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教義人倫之譽未 以縱橫許之屬莊帝幽崩群胡矯擅士之有志

力者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喜與心會一
馮雄姿遂瀝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
名終知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
華早有志尚閒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三難
禮秩未弘亦為佐命之一詢祖詞情豔發旦著
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異其
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天
若得終入眉壽遠塞
未可量焉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

履三會風雲

異其質李愬置氛始以之操
其分業
其資有謝忠勤

列傳第十四

北齊書二十二

列傳第十五

北齊書二十三

隋太子通心學舍人李百藥撰

魏蘭根

崔陵子璠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伯成魏太山太守

蘭根身長八尺儀克奇岸岸沈覽群書誦左氏傳

周易幾敬言有識語起家北齊王國侍郎歷定州

長流參軍一憂客居妻有子任將葬常山郡竟元

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山逆無道不應

遺祠至今乃伐柏以為楹并其人或勤之不伐蘭

最盡取之了無疑懼遺及虛以廬於墓側負土成

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為司馬司徒二府記室參

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為司司徒掾出除本郡

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本

郡不督率眾討茹茹以結團根為長史因說崇曰

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產人稀或激

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此所贖寄以爪牙中年

以來有司乖實統二府各各榮顯觀瞻彼此

當憤怨更張丞憲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

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古悉免為民

入仕次叙一准其舊文以恭用感恩並施此計

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

報軍還除剋軍將軍兼司徒右長史假節行豫

州軍事自初轉岐州剋天從行言事請實言討破

宛州傳其民人為奴婢以至天女十人言至蘭根蘭

根辭曰此縣界於強虜三國不接無所適從故

虎背叛今嘗美者衣之無以食之奈何將充信

深亭盡以歸豈父兄部內安多三德臨州曰鼠

為笑犬牙不入岐境三屬三益匪反叛蕭寶言數亦

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逼囚蘭根降賊

寶言至雍州收輯散亡兵成復振城民復斬賊

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登以任朝廷以蘭根得

西土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州東秦南

岐四州軍事兼四州行臺孟回書尋入拜光祿大

夫二日大司七流人南庭以蘭根兼尚書書

濟二充四州安撫并置郡縣河間邢杲反於青

充之間杲蘭根之四也復詔蘭根銜命慰生乃集

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拜稟

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杲朱榮也蘭根

聞其計遂密告杲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

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

蘭根乃託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為落聞乃

以蘭根為河北行臺京州率募鄉曲欲防并陞

時朱榮將侯深自遠陽趣中山蘭根與

高祖依勅每言高乾屬元氣舉義因在中山高祖

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與初加車騎大將

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

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魏後廢帝帝

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

貴門崔棧同心同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燕

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

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為蘭根等構毀深為時

論所非大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

侯邑七百戶廢授元子同達蘭根既獲義勳

位居端揆至是始叙後岐州封永興縣侯邑千

戶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護

責蘭根受怖乃移病解僕射太平初以病篤上

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

以開府儀同門施行焉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

六十一時定州刺史司徒公

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
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為先是以不為清論所許

長子如祕書郎中以美表顯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薨州別駕入為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哀訴帝以詔命既行難於追改禮敬仲為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顯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為南道行臺郎中為顯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縣侯永安末蘭根為河北行臺

引明朗為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為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為顯相諮議參軍出為平陽太守為顯史所劾因被禁止還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薛開定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轉東萊郡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請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庭皆為之懼而禮隔

見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在卿
這一慶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
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愷云何慮無人作實
職若用此漢何為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
年沉廢後為揚惜於益徵自披原揚答曰發詔
授官歲由聖旨非選制所悉公不勞見許愷應
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
不知揚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煩多語
日餘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為邊民悅服大

中卒於膠州刺史愷從子彦卿魏大司農季
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彦卿
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近中書舍
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秦
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陵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亡兵尚
書贈僕射陵狀兒偉屬善於容止少有名著為
當時所知初為魏世宗說郎釋褐太學博士永
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陵歸焉

高祖見之甚悅以為諸議參軍尋除給事中
侍部近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五
太僕秦儁尚盛稱普泰三賢明可以為社稷主後
三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為逆
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三師何名義
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為帝以是
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儁居門下侍預
議儁自命為御史糾劾國要郡

二 遷赦始出高祖以儁本預義旗復其黃門大
平初為侍讀監與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
曲三且清河部曲千人儁性豪侈寵妾馮氏假
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儁為常侍求人
僖起居注或曰魏收輕薄之徒耳更引祖鴻勳
為之既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曰
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儁備刺史函符而
送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恠儀多稽古之力也收
報曰白雀徐州建義之烈何稱古之有後自以

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逐之
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淳嘗
聚名輩詩酒正驩譁悽後到一坐無復談話
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言聲效為
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悽母
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
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葬後
悽又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

以凌言是日暹避世宗絕悽朝謁悽要拜道亡世宗

發怒曰黃頴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鑠悽赴晉陽
而訊之悽不伏暹引邢子才為證子才執無此
言悽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止不子才
出告悽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
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為言之於
世宗曰崔悽名地素重不可以私靈言語便以
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還裔元康
曰悽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憲敵非所宜
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

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懷若在作所而
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康曰
崔懷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德特
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懷進謁
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鄉名
作黃額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
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忝掌儀禮別封新豐縣
男邑二百戶迺授第九弟約懷一門婚嫁比皆是
衣冠之美古凶儀範宜當時所稱妻太后為傳

陵王納懷妹為妃勅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
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當
貴懷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
出為東交州刺史復獲馮氏之部懷尋遇偏風
而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為御史所劾與懷俱
詣廷尉尋有別勅斬馮於都市懷以疾卒於獄
中年六十一懷歷覽群書兼有詞藻自中興
立後迄於武帝詔詰表檄多佳所為然率性
懷後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

以此議之悛素與魏收不協收既專典國史
俊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斐回今則魏子收
矣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朗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巖然
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
徽辟為開府西閣祭酒崔暹為中尉除御史
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劾
與北海王師陪從俱為諸子賓友仍為相事
其後高祖崩世宗崩世宗崩世宗崩世宗崩

著相府司馬使新 孝靜帝以人自登靈臺

其以悛待宴又勅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
邪邪等曰此詩何如其以咸云悛博雅而麗瞻氣
調清新並詩人之三識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
之無併為崔瞻少子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
中尋丁憂起為司徒屬楊愔欲引瞻為中書
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
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如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
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憂世重其

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惜云此言有理便奉用之
事既施行信又曰昔裴瓊言出為中書郎神情
高邁每於禁頭出入宿衛若蕭然動容崖生堂
堂之見亦當無愧裴于皇建元年除給事黃
門侍郎與趙郡李襲為莫逆之友既未將東還
瞻遺之書曰伏氣氣使酒我之常弊詎敢切在
卿尤甚是下告歸五口於何間過也瞻甲氣兼性
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數奏加征虜將軍除清
河邑中正肅宗踐皇太子就專受業詔除太
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
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勅瞻與
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
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為後式太寧元
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三瞻
詞韻溫雅南人入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
日何意不采其見帝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
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急取急十餘日舊五百
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遲性福急以瞻舉指

舒綬曹務敏等劾遂而驛奏聞因而被劾遂
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
祿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
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諡曰文瞻性簡傲以
才地自矜所與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
於堂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
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
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瞻食罷而
退明日裴自携匕筋恣情飲膳方謂裴云

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

劉毅在京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
於是每與之同食懷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
太守清河內史興和中為丞相掾沙苑之敗仲
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没乍出高祖望見曰
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既濟勞之曰卿為親為君不
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夫
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
武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子靈學識有

才思風調甚高武平中琅耶王大司馬中兵參
軍參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
散騎常侍叔仁魏潁州刺史子彥武有識用朝
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侃魏末兼通直常
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
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悛族叔景
鳳字鸞叔悛五世祖暹玄孫也景鳳涉學以
醫術知名魏尚藥典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
兄景哲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子法峻初

學汎覽經傳多仕以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
典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
同三司卒於鴻臚卿以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晉
陽嘗語中書侍郎本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
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事六事口不忍言唯第一
人更應富貴當在何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
見也其精妙如此悛族子肇師魏尚書僕射
亮之孫也又士太諫議大夫天驎師少時疎放長
遂憂節三歲詳厚士以猶經吏顯有文思懷不父

唐樂陵男釋福開在東閭祭酒轉司空外兵
參軍遷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
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昇為土賊崔迦葉等
所虜欲逼與同事盛師執節不動諭以禍福賊
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數以中舍人接梁
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勅修
起居注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
書舍人天保初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
乃兼中書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急行五時論所稱長孺才望
之美見重當世並功參霸迹位邁通顯與孝元
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
以門地驕很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為累德况未
足喻其高尚下也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亦一時
之領袖焉

賈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
諸彥通尚志家風有餘

列傳第十五

北齊書二十三

列傳第六

北齊書二十四

隋書通事舍人李夏撰

孫奉

陳元康

杜弼

孫奉字

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

檢校

御史再

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脩國史

頌歷

行臺郎

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奉預焉逃

於王

元景家

避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

會高祖

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

府城局

一昭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李自

代高祖

奉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塞援筆立

成其文

甘二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

筆又能

一辭專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江大

見賞重

一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士人

榮之尋

吟左光祿大夫常領主簿世宗初外之

郭認知

胡政高祖以其年少

果行時

比自乞時進世宗

大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

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

入其家於是所獲甚眾塞之計也塞學淺而行

薄邪都嘗謂之曰更須讀書塞曰我精騎三千

足敵君蕭卒數萬嘗服棘九李詰等謂之曰卿

棘刺應自足何暇死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

季武忍寒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十二高祖

親臨之子始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何有

好者還我子如舉魏收之武舉陳元康以塞

馬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紇無濟陰內史終

於鎮南將軍李崇光祿大夫元康嘗贈其州刺

史謚曰貞元康頗涉六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

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

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保元年衛起

居注二年遷司徒府部至象軍尤為府公高昂

所信待出為瀛州開元馬加朝國將軍所歷

皆為稱職高祖聞而徵其稍被任使以為相府

功曹然軍內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

元康承受意旨甚濟速性又柔謹通解世事

高祖嘗怒世宗於六親亦歐躡極口罵之出以告

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備刑式

謫言宜宜言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

為之愆忿時或恚持報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

憚如此高祖密之叛高祖知其自崔暹故也將

殺暹世宗匿而為之諫請高祖曰我為舍其命

須與若手世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知若使崔

得及無相見也。這在夷解衣將受，謂元康趨入
 歷階而拜，且言：「天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有一
 此，這不能容忍耶？」高祖從而宥焉。世宗入朝，京
 室，此在還，崔少奇，崔言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
 等，並高祖所待，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
 語曰：「三崔一張，不如一康。」魏尚言：「僕來從元康，
 康女為右衛將軍，郭增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
 祖降以賜元康，為妻。元康乃一葉故婦李氏，識者
 非之心，康固不許，言：『人本無侯，意多有進，康而
 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
 放責交易，編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高祖破月
 文帝於邛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為野
 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
 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項
 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
 王前步沙苑，還軍後，尚無伏兵。今奔敗若此，何能
 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
 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隨直宿。

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
 放責交易，編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高祖破月
 文帝於邛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為野
 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
 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項
 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
 王前步沙苑，還軍後，尚無伏兵。今奔敗若此，何能
 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
 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隨直宿。

待等六行臺部中從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
 曰邨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大則汝意以此為
 恨死六項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
 宗嗣言文亮任侍弄齋騎常侍出宣新宣別封
 為國縣公邑二千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
 岑遠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
 禍亂已定若六數將在外苟悅其心社稷無幸

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是錯
 前事顧公真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世

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
 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一不讓敵侯景公但
 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
 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先康持
 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
 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
 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
 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臣輔
 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

隋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之定業世宗令元康
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
而剋賞元康金百錠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
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
將皆勸世宗奉應朝命元康以為未可又謂魏
收曰觀諸人語甫可欲誤王我向已落王受朝命
四直官僚元康叨五少或得黃門郎但持以事未可耳
崔暹因聞之薦吐世元規為大行臺郎欲以分元
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斬暹之元康亦頗
亦自懼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始
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
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叩深之世宗家蒼頭奴
蘭因成先掌厨膳甚地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
下其人於跡又侍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
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後云若
聞東齋叫聲即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
東宮群官拜表事顯祖出京止宣門別有所
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同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

世宗元康以身行藏以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
四十三楊信被殺後走山一季等逃匿於厠厚直結
舍樂折賊死是時秘世宗出問故殯元康於宮
中託以出使言是處亦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
康謚超往若士在時二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
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異贊河陽之
會遠籌定策盡力盡心延忠補過亡家徇國掃
平逆寇廓清荆楚申之之在隆周子房之處威
震廣世同規味年共之大業未融山隕奄及悼

贈使持節都督異定瀛燕渝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美州刺史追

封武邑縣二千戶舊封並如故謚曰文穆賜物

一千二百段入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田公給

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昭廣宗

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熹溫雅有量裁武平

未設儀司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

禮部侍郎大業初於彭城郡薨治元康弟謚官

大為廬次季瓌鉅鹿太守善美州別駕平秦

三歸之反守家守節不從因而名

齊州刺史

李育字無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

本言先世後人九世祖齊晉嚴騎常侍因使沒

趙家為祖產衛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育

初為家貧無書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

自無奇之同郡甄琛為定州長史簡試諸生

見而策問義解開明應答如響晉大為琛所歎異

其子寬與弼為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琛

相性賞許以王佐之才澄深還洛稱之於相

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延旨中以軍功起家除

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憲曹參軍典管記弼長

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

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

除光州曲城令為政清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

遂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

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或具道別車

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而送所部

送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所送不動他境叛
兵並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鬪終
莫肯從遂得俱達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
得人心如此普泰中東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
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在鄉為賊
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
中大夫領內正字臺中弼奏弼所為諸御
史出使所上文簿交弼復察然後施行遷中軍
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

高祖詰之曰竇中何以行此弼曰前具有

語自取敗亡今何出不一言諫爭也弼曰

唯之奉書可技便司之事議所不及

怒賴 房 獲免左遷下灌鎮司馬

高祖 相府法曹行參軍署

轉大 加鎮南將軍高祖

掌機 見信或有造次

遣

力

粗益

象初

室事

弼典

付空

紙即人
言讀
高祖

舉杖
走之
相所
高祖

子炎
頃署
小人
取署

諱杖
於於
高祖

不言
高祖

罵之
曰眼
看人
瞋乃
復牽
經引
禮叱
令出
去弼

行十
步許
呼還
子炎
亦帶
釋宥
世子
在京
聞之

語楊
愔曰
王左
右賴
有此
人方
正庶
天下
皆蒙

其利
豈獨
吾家
也弼
以文
武在
位罕
有廉
潔言

之於
高祖
曰弼
來此
言曰
天下
皆蒙

已久
今督
州家
屬多
在關
西黑
獺常
相招
誘人

情去
留未
定江
東復
有吳
兒老
翁蕭
蘭衍
者

尋事
衣冠
禮樂
中原
士大
夫望
之以
為正
朔

所在
我若
心作
法網
不相
鏡借
恐督
將盡
投黑

獺士
子悉
去禁
州行
則人
物流
散何
以為
國弼
宜

少待
吾不
立心
之及
將有
沙苑
之役
弼又
請先
除

內賊
却討
外寇
高祖
問內
賊是
誰弼
曰諸
勳貴

掠奪
萬民
有皆
是高
祖不
答因
令軍
人皆
張

手按矢處力按稍以夾道使兩臂出其間曰必
無傷也兩鐵以極洋流高祖然後喻之曰前雖注
不射刀雖盡木擊稍雖按不刺爾猶填喪魂膽
諸勳人身細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
大不可同之類也而例也獨丁時大恐因頓額壽
曰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道之
心後從高祖破魏於邛山命為靈帝高祖即
言以勳官不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三二二三
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
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釋學聊有所問經中佛
性法性為一為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
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
在故不說一詔又問曰說者比言法性寬佛性
狹寬狹既別非一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
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
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
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

恒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
一百匹平陽公淹爲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
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
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
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鈎引沉
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旣爾理亦
固然竊惟定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
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
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

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旣久斐文興
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
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
斷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
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
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
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
冒封呈并序如別詔荅云李君遊神冥旨獨觀
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群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

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
斯文鄉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
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
通性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
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
舊說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
已勅殺青編藏之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
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會梁遣貞陽侯淵明
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等諸

軍討之訖彌爲軍司備臺左右臨發世宗賜胡
馬一匹語彌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騎今
方遠別聊以爲贈又人之陳政務之要可爲鑒戒
者錄二兩條彌請口誦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
二論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
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矣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
於理甚要握手而別又蕭明於寒山別與領軍
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合境傾
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

佛理弼與吏部尚書。勅信中書令。刑劭祕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勅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此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弼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儀同王思政。據潁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潁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潁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

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得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三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今既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卿得廣包衆理。欲以爲端。自國強曰。大主以德事衆。衆美義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崇。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來。即拔弼曰。此蓋天心欲顯大主之功。顯祖引爲兼長。夫加衛將軍。尋中書令。

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戶志
在巨賁知無不為顯祖將受魏禪自言陽至平
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
情踐祚之後勅命左右籍入相閣以預定策之
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官與邢
邵危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恐為蛇
畫足弼荅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
物之未生復何獨致恠邢云聖人設教本自勸
獎故懼以將來理望名達其性弼曰聖人合德

天地齊信四時三篇為經行則為法云以
示物以說勸民將曰魚腹之書有異鑿鑿之語
安能使北辰詳光龍宮輶積就如所論福果
可以鎔鑄性靈以大風教為益之大莫稷於斯
此即真教何謂非虛且邢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
弼曰此所言漸如射羽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
草不死月令又云麻非草一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
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
草死猶有種在則以人死亦有議議種不見謂

言... 之為無者神之在也亦非自賜雖先之靈不能
... 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
... 神之工豈神之所見猶玉帛之非禮鐘諫之非
... 義以此而推義斯曰允矣邢云季扎言無不之亦
... 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
... 骨肉下歸於土魂三米則無不之此乃形骸魂遊
... 而香盡如鳥出巢不如地出穴由其尚有故無
... 所不之若令無也之人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
... 口其... 歎美其斯與形
... 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
... 為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
... 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母有斯語疑眾
... 惑咸由此起蓋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
... 末口元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
... 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
... 於長狄子孟德之雄乃遠音於崔琰神之法形亦
... 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
... 與同靈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

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彌曰共
 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途之
 歎況一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善於
 聖邢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鴛黃母為鷦鷯百是
 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
 彌曰鷹鳥未化為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
 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
 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之神
 此不應如此彌曰腐草為螢老木為蠹造化

能其然也其後別傳邢言云夫建言明理宜
 出曲證而違孔背梓獨為君子若不師聖物各
 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哀何貴於
 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即
 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
 為家客告弼謀反収下獄治無實久乃見原
 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知斷獄終
 還與寺官俱為郎中封靜菴所訟高統上聞顯
 祖發忿遂徙弼臨海鎮時是州人東方白於謫

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爲賊帥張鎮海天下合等所
攻弼平厲城人終得全回昭祖嘉之勅行海州
事即所徙之州在州奏通陸道并韓信故道天
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渴之鹹潮內可淡水勅
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弼
儒雅寬恕元曉吏職所任清潔爲吏民所懷耽
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
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
所匡正及顯祖嘗問弼之治國當用何人對
猶有謬言顯祖嘗問弼之治國當用何人對

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爲此言
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去黃
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馬唯好減削抑挫德
政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
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顯祖內銜之
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
愆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
追不及長子葵第四子光遠徙臨海鎮次子臺

卷之六十一
七
七

御先從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
贈弼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
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謚曰文肅弼臺鄉並有學
業臺鄉之筆元二見稱當世弼字子美武平中
大梁之鄉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吏部郎
中隋煬帝中終於開州刺史臺鄉字少山歷中
書黃門侍郎兼太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
酒領尚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
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弼兄弟
並不預此名臺鄉後雖被徵為其龍耳疾放歸
隋開皇中徵為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
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寧便落左右處文墨之地人幕未久
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
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
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
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古行委質霸
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難無苟且古忘生殉

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
夷等弒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
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為朝臣所知及北
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
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謹正禪代之際元起異圖
王怒未怠卒家顯戮直言多矣能無父是者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誠元康忠臣乃舍生存
義印印輔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沒名全
列傳第十六 北齊書二十四

列傳第十七

北齊書二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張纂

張亮

張燿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纂乾太守纂
初事尔朱榮又為尔朱兆都督長史為兆使於
高祖遂被顧識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相州拒
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而纂參丞相
軍事纂性便僻左右出內稍見親待仍補行
臺郎中高祖啓減國封分置文武纂隨例封
壽張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為行臺
守晉陽以纂為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
光祿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丞相二

府從事中郎

山之役大獲

虜高祖令纂部

送京師魏帝賜

絹五百疋封

武安縣伯復為高

祖行臺右丞從

征玉壁大軍

將還山東行達晉

州忽值寒雨士

死者州以邊禁不

聽入城一時纂

為別使遇日

輒令閉門內之分

寄民承給其火

良多所全濟

高祖聞而善之纂

事高祖二十餘

歲傳通教人

甚見親賞世宗嗣

位侯景作亂

川招引西魏

以纂為南道行臺

與諸將率討之

除瀛州刺史

世宗入為太

子中傳後與平原王段孝生行臺尚書平術等

攻圍東楚仍授原陵涇州勳城賊帥東方百額

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古領步騎數千鎮防

北境還遷護軍將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余

朱光拜平遠軍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

高祖討北於晉陽北奔秀容北左右皆密通誠

款唯亮獨無故一疏及北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

頭陳山隄斬首以降皆不刃兆乃自縊於

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

漸見待委以書記之任太平中為世宗行臺郎

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

臺左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

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舡燒河橋亮乃備小艇

百餘艘皆載長鑱鑱頭施釘火舡將至即馳小

艇以釘釘之引鑱向岸火舡不得及橋橋之獲

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琰嘗夢亮

於山上挂絲以告亮曰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

君其為幽州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屬侯景
叛除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穎等十一
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都督二豫揚穎
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
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潁陽等七城皆下之
亮性質直勤力彊濟深為高祖世宗所信委以
腹心之任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
潔及歷諸州咸有黷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
汾州大中正天保初授光祿勳加驃騎大將軍

侯同三司別封安定縣男轉中領軍尋立於仁
贈司空公

侯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
少而負志頗境吏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
行參軍兼戎旅建高祖推為中軍大都督轉執府
長史及軌除 高祖三州刺史又以耀為軌諮議
參軍後為 高祖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與
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以清白獨免徵為本
相府舍曹詔宿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

卷之二十一
四

亭鄉男攝令... 轉祕書丞... 守帝夜還... 久之催迫甚急... 識門乃可開... 君章也乃使... 錦采出為南... 祕書監耀歷... 有過每得祿... 食取給而已... 道趙彥深嘗... 預之紕繆邪... 事惡者可以... 非欲詆訶古... 耀奏事遇暴... 不應帝泣曰... 三詔稱耀忠... 司尚書右僕... 射燕州刺史... 謚曰貞簡

百篇清九年州

上卷第... 卷之二

七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錄事參軍起
性沉謹有幹用義旗建高祖以段榮為定州刺
史以起為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中徵為相
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為建州刺
史累遷侍中起高祖世頻為相府騎兵二局典
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即祚之後起罷州還
關雖歷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驅
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為西兗州刺史
亂初禁止歲餘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
陽三年又加祠部尚書開府天統初轉太常
食琅邪郡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
平中卒於官

徐遠字彥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
祖定為雲中軍將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
吏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石赴義旗署防
城都督除饒陶縣令高祖以遠閑習書計命為
丞相騎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為高祖
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太守天保初為御史

所刻過赦免沉廢二年顯祖以遠勤舊將用為
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為太中大夫
河清初加衛將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
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儀同三司衛
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祿大夫武平初卒遠為治
慕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
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
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黃門侍郎

王峻字齊嵩高平人也明晤有幹略高祖以為

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以為儀同

府引為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

參軍參軍隨諸軍立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

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為民患峻至州遠

設斥候厲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

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於是刺史陸士茂詐殺

失言八百餘人以此朝首遂絕至且峻分命將

士西至其行路失卒果不卒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

因西使恩禮放遣之失章遂獻誠款朝貢不絕

峻高勇武初茹茹王審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
度其必來預為之備未幾審羅辰到頓軍城下
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人間且拔擢
等數千人送於京師審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喜
之遷之祕書監廢帝即位降洛州刺史河陽道行
臺左丞貞建中詔設於洛州西界掘長斬三百里
置城步以防開謀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
上曰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幸晉
王常山秀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

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溲侍中除都官尚書及
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
晉等自鄴率眾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
瓠為周人所據復詔峻為南道行臺與婁叡率
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慰輯永鄆二州
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
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没特詔決鞭一百除名
配甲坊蠲其家口會赦免傳廢私門天統二年
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

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紇字師羅大安狄那人也為小部酋帥父基
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苻丕榮及榮授其濟北王寧
州刺史後苻丕榮破而基據城不下尔朱榮遣使
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為府從事中郎令率眾
鎮磨川榮死紇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
尔朱兆高祖平兆以其為都督除義寧太守基
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
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

冬為奴所害時年六十五

征東將軍吏部書定州刺史紇少好弓馬善
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楊
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
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
亂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紇曰公雖不驕吾
子防之亦不驕貞曰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

元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
右尚言敬顯雋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
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
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
為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冒刃捍禦以惡
節賜爵平春縣男有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
一萬并金帶一鞍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
將軍頗為顯相

哉大樂紘對曰亦有之
大苦紘曰長
所謂大苦帝
事我兄弟舍樂死亦何
自是常節但賊堅力遠
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提
遵孝友崔季舒洗走
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
曰三師羅不得殺遂捨
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

補中外府功曹參軍... 子河清三年與義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天
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邊散
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絃上言突厥與
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 九州中男疆弩多據要險以之地少願陛下哀忠
念舊愛孤恤寡矜愚... 情廣寬仁之路思克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已
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 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其五年陳人寇淮南詔

令羣

議御

不擇封輔相請

羊絃曰官軍

頻經生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
恐北虜惡靈... 莫若... 心征之以仁義... 直偽... 廣衆... 而卒... 史臣... 好著述作... 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其功用皆有齊

之良也伯德之勳莫公屍靈先之拒關駐蹕
有古人之風焉

賈白 李亮羅云 三 蔡奉日高昇凌風遠

振樹 死拒關終明信順

列傳第十七 北齊書二十五

列傳第十八 北齊書

隋太子通事舍人 百樂撰

薛琰

敬顯雋

平擊

薛琰字曇珍河南人其生代本姓叱干氏父
豹子魏徐州刺史琰形自魁偉少以幹用稱爲
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且三三魏帝召而謂之曰
卿風度峻整姿容秀異後雪斗進以獻何官琰

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
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行洛陽令部內肅
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數多得其
情於是豪猾畏威事效簡靜吐詞以久旱京師見
囚悉召集華林理問窮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
魏孝明嘉之賜緡百疋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
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曰取上書言穆元
之命繫於長吏者得其八則蘇自任非其哭為
患更深若使選請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復美我

何謂銜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見
諫曰共治天下十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
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士士以為長吏監
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
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
薦時賢以補部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
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
行臺尚書時元顛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

先議者咸皆小衆其盛晉元經略瑛以為邢
果舉兵無名雖疆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
舉此以爲討顥之風盜狗竊北有遠志宜先討顥
天穆謂瑛曰不可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
引爲丞相長史瑛宿有能名深被禮遇軍國之
事多所聞知瑛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諫高祖大
舉西伐將度蒲津瑛諫曰西賊連年飢饉無可
食曾故冒死下陝州欲取君粟今高司徒已

圍陝城西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此乃
年委交秋人民盡應餓死實知黑獺自然歸降
願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
萬一徒立難收歛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
前軍先勝後軍合力前軍承之高祖言不納遂
有沙苑之敗景還尚書僕射卒臨終教其子歛
以時月踰月便葬不聽千求贈官自制喪車不
加彫飾但以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
物並一令置瑛人在省圍閉明等領官剖斷

敏諫一如流然天性險已情義不篤以方格內
實金一動受勳者頭曲法無舞又深情列傳多所傷
害士民長正之魏東平王元匡妻張氏媼逸放
恣珣初與妻通後納以為婦惑其讒言逐前妻
于氏不認其子家內怨忿竟相告列深為世所
譏即贈青州刺史

敬顯雋字孝英平陽人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
傑為羽林監高祖臨晉州雋因使謁見與語說
之乃啓為別駕及美教舉以雋為行臺倉部郎中
從攻鄴令屠胡晉進士山城劫又從平西胡轉都
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
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
口名築城或累除兗州刺史卒

平臨晉明遠燕郡蓟人父勝安州刺史臨晉少聰
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道明不為章句雖崇儒
業而有不家供氣者言不盜賊盜起見天下將亂
乃之洛陽與慕容紹宗為友晝夜則胡
書以供不食謂道宗曰道宗有子隆亂極則治

并州魏高之地尔朱主命世之雄故義遠旗奉
辭問爾朱勢忠竭乃今也其時遂相率奔尔朱榮
於晉陽因陳辭亂以氏之策榮入奇之即署參
軍前義從平書密每障先登除撫宣靈州刺史
高祖起義信都舉自歸高祖謂榮曰日者皇綱
中施公已早竭忠誠今尔朱披猖又能云逆從
善搖浴之時方識松筠即啓授征西懷州刺史
鑒秦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逼西寇朝廷
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親築之以糧糧仗未集
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即竭
鑿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且有甚公不通蓋合城
取之魏師敗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
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妻於公妻劉氏臨登
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元何異要自
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鑒歷牧
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爲
都官尚書令

列傳第六

北齊書二十六

